

范文正公集

文集三四

			三四	漢書門
		九	三	
一〇	三	函	號	類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五		三四	漢
函		二	書
七	一〇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425	
冊數	10 (3)		
函號	315	30	



范文正公集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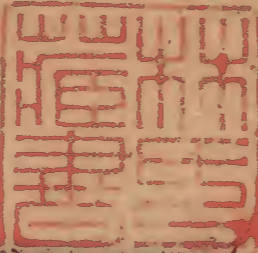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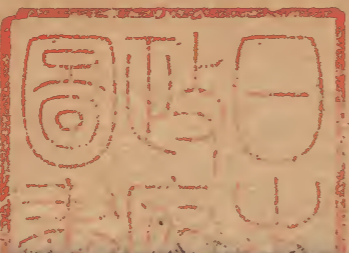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明嚴陵後學毛一鷺彙編

狀

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講書狀

右臣聞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學校立師資聚群材陳正道使其服禮樂之文游名教之地精治人之術蘊致君之方然後命之以官授之以政濟濟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則有制禮作樂之盛布于外則有移風易俗之善故聲詩之作美上之長育人材正



范... 卷之三

沈諒

在此矣國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當州近輔之郡宜崇治本兼至聖文宣王廟已有學舍三十餘間有修學進士二十餘人非有講貫何以發明臣竊見賀州富川縣主簿充應天府書院說書王洙於天聖二年御前進士及第素負文藻深明經義在彼講說已滿三年伏望聖慈特與除授當州職事官兼州學講說所貴國家教育之道風布於邦畿進修之人日聞於典籍士務稽古人知嚮方干冒聖威臣無任云云

求追贈考妣狀

右臣竊露微衷仰干睿聽寔威匪遠淵懼斯深伏覩編勅節文一應京朝官在任未滿不因公事朝廷非時移替在任不曾磨勘轉官者後來同計及三周年不以到闕在任並與磨勘者伏念臣自蒙恩改授京官到今七年除持服月日外亦以四年餘兩箇月不敢僥求磨勘今為遷奉在近未曾封贈父母竊念臣襁褓之中已丁何怙鞠養在母慈愛過人恤臣幼孤憫臣多病夜扣星象食斷葷茹逾二十載至于其終

臣游學之初違離者久率常殞泣幾至喪明而臣仕未及榮親已不待既育之仁則重罔極之報曾無夙夜永懷死生何及今又俯臨葬禮尚闕褻封祭奠之間誌述之際乏茲恩數逼於哀誠身厠登瀛之華親無漏泉之澤矧遇孝理若為子心今欲將磨勘改轉官恩澤乞先移贈考妣所冀遷厝之日得及追榮况臣尚在壯年序進未晚伏望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深軫至仁俯從危素特降曲成之造更覃廣愛之風則人子至榮獲顯親於不次君父大賜必捐軀而

是圖臣無任

云云

奏致仕分司官乞與折支全俸狀

右臣伏覩先降勅命指揮乞致仕官三丞以上與一子身事後來甚有朝官因此陳乞自贊善大夫以下文武官卽未有殊恩鮮聞致政臣切見外處勾當文路轉運使長吏欲行體量或聞貧虛不忍廢罷臣聞先王養老莫不推仁在於公朝宜行懋典伏望聖慈應致仕分司官今後每遇郊禋各與進秩者耄益寡

優渥何傷內致仕官并乞與折支全俸况國家折支物色朽腐無筭又所估太高久宜制置庶能周濟以養衰殘其文資未有朝散階者仍乞就加庶明尚齒之恩異於班列其三班使臣判司簿尉以其非大夫之等未有致仕條例亦乞與南班上佐等第別降指揮所貴休官之人不甚失所勸臣下廉退之節彰君親存覆之仁遂其優閒免於窮困如允臣所奏即乞特出聖恩指揮

舉歐陽修充經略掌書記狀

右臣叨膺聖寄充前件職任即日沿邊巡按其有將帥之能否軍旅之勇怯人民之憂樂財利之通塞戎狄之情偽皆須廣接人以訪問復盡心以思度其於翰墨無暇可爲而或奏議上聞軍書叢委情須可達辭貴得宜當藉俊僚以濟機事臣訪於士大夫皆言非歐陽修不可文學才識爲衆所伏往者緣臣之罪有黷朝聽蓋本人素好議論聞于搢紳只如臣爲諫官之初杜衍任中丞之日修皆曾移書責臣等緘默無執非獨有高若訥之讓也以此明之實非朋黨若

訥知其無他亦常追悔臣切於集事不敢避嫌其人見權滑州節度判官伏望聖慈特差充經畧安撫司掌書記隨逐巡按所典書奏並國家之事非臣下之私若不如舉狀臣甘欺罔之罪

云云

舉張方平充經畧掌書記狀

右臣今分經畧安撫都部署司職任在延州又發遣延州兵民公事其應荅諸路文字動涉機宜日不暇給凡有奏報朝廷事須精密臣獨力當之必有謬誤經畧司雖有判官三員多在本司及別路勾當臣昨

舉歐陽修充本路掌書記尋以召歸館閣更不赴任臣竊見著作佐郎通判天雄軍張方平富於文學復有才用乞朝廷改除充本司掌書記

舉彭乘自代狀

准勅應係兩省臺官尚書省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授訖具表讓一人自代者

右謹具如前臣奉勅就轉尚書戶部郎中依前充職臣伏見京西提點刑獄尚書祠部員外郎充集賢校理彭乘博學不倦孤立無徒館殿之中獨為淹久臣

今舉自代

舉許渤簽署陝府判官事狀

右臣竊見權潤州觀察推官許渤在鄉曲時衆推孝行登仕宦後自守靜節天禧三年進士及第授初等職官數任別無過犯至今猶是初等清心至行不求聞達復通經術長於論議苟非叩擊似不能言伏望聖慈特與改轉京官簽署陝府判官廳公事庶旌廉退之士以抑僥競之風如後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罪

舉滕宗諒狀

右臣竊見知涇州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滕宗諒詞才公器周於致用曾出聖選擢在諫司當時同列之人並已清顯今涇原已有帥臣本州不屯軍馬別無劇務欲乞朝廷改除於繁重處任使如無稱効及有所犯臣甘當同罪

舉丘良孫應制科狀

右臣伏覩先降敕節文今後應京朝官幕職州縣官不曾犯贓私罪情輕並許應賢良方正科目者竊以

國家下賢良之詔求補益之言非止掄材將以致治先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必以得士爲昌不以限年爲重臣竊見權耀州觀察推官丘良孫學術稽古文辭貫道求之多士宜奉大對臣今舉本人堪應上件科目伏乞朝廷特賜召試若不如舉狀甘俟朝典

舉張昇自代狀

右臣伏蒙聖慈特授尚書禮部侍郎臣伏見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知潤州張昇筮仕以來清介自立精思劇論有憂天下之心純誠直道無讓古人之節朝

野推重臣所不如乞回臣所授以允公議

舉張伯玉應制科狀

右謹具如前臣竊見祕書丞知并州太谷縣事張伯玉天賦才敏學窮閫奧善言皇王之治博達今古之宜素蘊甚充清節自處嘗應科舉未親冊對如令仰被清問罄陳大略必能竭前人之正論副大君之虛懷擇而行之有補聖政臣今保舉其人堪充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若不如所舉臣甘俟朝典

舉張問孫復狀

右臣伏覩赦書節文應天下懷材抱器或淹下位或
滯草萊委逐處具事由聞奏臣觀國家居安思危搜
羅賢俊以充庶位使民受賜此安邦之正體也臣竊
見試將作監主簿張問文學履行有名於時前應茂
材異等科再考中式以父喪不得就試近上封事始
霑國恩職不稱才衆知沉俊臣又見兗州仙源縣寄
居孫復元是開封府進士曾到御前素負詞業明經
術今退隱泰山著書不仕心通聖輿跡在窮谷伏望
朝廷依赦文採擢張問乞除一陝西藩鎮職事官

復乞賜召試特加甄獎庶幾聖朝渙汗被于幽滯

除樞密副使召赴闕陳讓第一狀

韓公同上

右臣等各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等交割本職公
事與鄭戩管勾訖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者臣等未
立邊功忽承召命必慮別有進擢實不遑寧伏緣臣
等自領經略之任竭心戎事其於邊上利害軍中情
僞年歲之後方能諳悉至若倉卒之際賊謀百端熟
於見聞始可料度且朝廷舉天下之力應副西事于
今累年賊氣尙驕屢爲邊患是朝廷責臣等立効之

秋臣等盡節報國之日况賊界雖來請和或恐盟約未合近復却有點集事宜將來倍須禦備今去防秋只是百餘日間夙夜經營猶恐闕漏臣等若更離去或致疎虞不惟上悞朝廷愈長寇孽顯是臣等自貪寵異移過後人雖當萬死何以塞責兼近蒙差降中使宣諭臣等候邊事稍寧用在兩地臣等尋具奏聞且乞依舊陳力此由衷之請天鑒可明卽非今來虛有陳讓伏望聖慈念邊事至大不可差失特降中旨允茲至誠許臣等且在本任庶竭疲駑得裨萬一臣

等無任

二云云

第二狀

右臣等奉聖旨令疾速赴闕臣等爲邊事未寧防秋在近已具奏聞乞且在本任去訖竊念臣等自臨邊鄙久阻闕廷入對清光人臣所願忽承召命豈合稽留然事有可憂須當陳列伏自西事以來邊上帥臣數有改易天下知其不便朝廷每以曠官承乏不得已而行之臣等四年之中三換邊任不聞成效固當坐責昨以涇原師敗之後朝廷命臣等兼領四路以

禦劇寇臣等夙夜議論思有報効奏選將佐促治城寨閱習軍馬完補器械爲向秋之備但西人詣闕方議納和臣等不敢出入塞下恐涉生事然常防慮詐計未嘗懈心且西賊前來誓書甚明以四十年之恩信一旦翻覆况今情僞未知復有點集之說此大可憂防之日也臣等於此處置纔以諳練上下之情方且稟信節制進退庶無大軋若貪冒寵榮輒便舍去則是復有帥臣數易之弊如寇患再作臣等躬親邊事猶懼不濟或遠料賊情則多失機會且臣等自庸

寄任蒙朝廷推信日重一日凡百陳請如在帷幄無不施行是臣等遭遇盛明盡節立事之時也所以感激剖述願留歲年或寇患必息則修固邊備爲他時之防如其未寧則與將佐合心持重禦捍宜無深入之憂如賊志倔彊終難調伏則臣等選練兵將於三二年間仗朝廷威靈討服橫山界近蕃以遏外患臣等志在分憂非敢飾讓近名頻煩天聽乞聖慈深照臣等無任

云云

第三狀

右臣等近以邊事未寧忽承召命兩陳奏牘且乞在任誠懇斯至利害甚明尙慮朝廷未垂照悉謂臣等以禮爲讓務取虛名俟及再三卽當上道是以重煩天聽終期得請竊以處勞而思逸重內而輕外人之常情也今臣等勤勤懇懇且願竭力塞下豈置身艱苦違人情之所樂以矯時干譽者哉誠以經畫西陲于今累歲雖無毫髮之効上副委遇其如軍中之事粗已諳詳况西賊父祖以來蓄養姦謀一旦叛命乘累勝之氣而遣人納和此固包藏禍心別營兇計今

防秋急備都無數月之期臣等若貪冒寵榮便離職任向去或有侵軼害及生靈使朝廷重憂後人當患則有識之人孰不責咎何施面目以對威顏雖伏顯誅亦無所救故臣等披瀝肝膈屢有奏述且乞在任以盡疲駑持重保邊庶少敗事或且許其盟約未解防虞則願更留歲月之間補完闕漏縱其翻覆不失枝梧萬一寸功有立寇患稍平則朝廷進用有名臣等歸朝未晚愚衷感切天地可明唯君知臣必當鑒諒伏望聖慈開納早賜允俞臣等無任

二云二云

第四狀

右臣等自承召命累上封章乞且留本任聖明之照必察愚衷然慮朝廷謂成命已行不許改易或謂三讓爲禮未賜允可臣等莫遑啓處重煩天聰竊念臣等本以書生昧於兵術朝廷委茲邊事不獲固辭三數年間勉心彊力徒懷憂患罔敢暇逸至於勲績絕無稱道雖天心至仁尙賜全宥臣等當自循省更思報効豈復舍邊陲之患冒朝廷之寵以取重悔哉所乞且在本任者非敢自謂必能銷殄兇寇以安西鄙

蓋臣等受國重委久於戎政或才力不足終坐重責是臣等之分也若不能畢事移患後人而得謂之忠乎况自來帥臣初至則衆多之言爭陳利害於軍民蕃部之中號令處置頻有更改是以邊塞衆情皆安於習舊而憚於新規又將佐勇怯未能盡知倉卒之時指蹤或誤則其害不細故未平定間忌在數易此朝廷之所明知况今國家急務在於西陲臣等於此用之不爲不重乞聖慈特回天鑒使得盡臣子之心臣等無任

第五狀

右臣等近者忽承詔旨俾赴闕廷繼上奏封且乞在任未量聖慈果悉愚誠夙夜震遑若無所措伏念臣等自西寇猖獗久當戎事雖才不逮志未有成績若其裁處軍政審料敵情既踰歲年粗亦詳練故邊防憂患之急臣等去就之分前奏備列不敢煩陳今所切者昊賊累次盜邊必先僞達誠欵伺我少懈隨卽奔衝今又遣人請和徃復遷延卽過夏月其或盟約未合必是又圖侵軼而朝廷當經營防秋之際動多

帥臣送故迎新衆情自擾則於禦捍之事不無廢闕賊如乘我不備適足遂其姦謀則是朝廷以西事爲輕而以進擢微臣爲重或因此有誤大計更滋寇孽則臣等貪冒寵異情何以安臣等所以知遠在朝廷不若親臨疆場蓋耳目所接指蹤爲便庶於倉卒不失事機况今干戈未寧民力漸屈忠義思奮聖宸重憂宜拔非常之才待以不次之位使其恢宣賢業講求廟筭臣等自當奔走塞下奉行勝畧如此則內資帷幄之議外期節制之行用以相須冀乎必濟伏望

聖慈察臣等忠藎之懇素有本末實不以內外之職
輕重於心早賜允俞使盡臣子之節臣等

云云

賀胡侍郎致政狀

伏審侍郎進清崇之爵諧高尚之風耆德尊隆睿恩
深厚榮映之下慶仰居多恭以侍郎誠明自天進退
由道宣三德於夙夜被四紀於龍光赫有華名密多
陰施艱難險阻盡力乎三朝富貴崇高致身乎五福
而乃起達人之觀引大夫之年聰明不衰止足自處
國家興廉讓之節疏渙汗之仁寵數優賢休聲載

耀錦南國邑子榮太守之歸掛冠東門都人藹大夫
之歎爲儒及此其樂何涯伏惟上爲聖朝倍報崇重
舜好清問方體貌於宿賢國有老成尙彌縫於顯道
其久荷鈞錄卑情無任榮觀景仰抃躍之至

陳乞邠州狀

右臣聞臣之事君也貴先勞而後祿朝之命官也患
重內而輕外重內輕外何以收藩翰之功先勞後祿
所以勵搢紳之志臣雖無似輒慕前修臣昨在朝日
曾與韓琦同進陝西攻守策又覩手詔云今用何人

鎮彼西方又去年秋曾有聖旨令韓琦與臣牙換往
上照管臣遂面奏乞罷參知政事知陝西一郡兼
沿邊安撫使乞不轉官及不帶招討部署之名尋蒙
聖恩差充陝西宣撫使又以契丹舉兵西征元昊在
河東接近復差臣兼河東宣撫使臣自至河東體量
得邊上利害各已奏陳今余靖自北既回必見契丹
無南牧之意臣久住州軍亦慮煩擾欲過陝西卽又
宣撫使所行諸軍須望特支恩澤緣南郊均賜之後
陝西府庫已虛或更行特支又須費十數萬貫如不

往陝西則前所上攻守之策復成空言伏望聖慈依
臣前來面奏罷參知政事并安撫使只差臣於邠涇
間知一州帶沿邊安撫使乞不轉官仍不帶招討部
署之名如此則不銷更散特支自可就近處置邊事
臣此直誠並守前奏俟三二年間邊事寧息攻守有
備儻聖恩未移用臣不晚庶朝廷無內重外輕之失
臣亦有先勞後祿之效進退始終良得其宜臣無任
云云

陳乞鄧州狀

右臣聞理之安危固當殊體官之廢置孰可冒居竊念臣昨厠台司日瞻宸宸親承睿詔俯念邊防思得適臣往分重寄臣既獲聞命因敢請行遠將宣慰之恩來安屯戍之旅臣以戎情未測備預當嚴願領一藩兼按四路欲將臣與韓琦所上邊策躬親施行尙蒙朝廷付茲職任臣自到幽土已逾半年復以前策奏陳庶逃尸素朝廷以彼戎欵順方用柔懷不欲修威恐成生事臣之所上必可寢停今又覩朝旨據鄜延路奏所定疆界並已了當仰保安軍鎮戎軍權

通行博易者事或寧靜理當改更其陝西邊事自有逐路經畧使處置惟此四路安撫司今後別無事務欲乞朝廷指揮廢罷臣則宿患肺疾每至秋冬發動若當國有急難之時臣不敢自求便安且當戮力今朝廷宣示西事已定况邠州元係武臣知州伏望聖慈恕臣之無功察臣之多病許從善地就訪良醫於河中府同州或京西襄鄧之間就移一知州取便路赴任示君親之至仁從臣子之所望實繫聖造得養天年臣無任瞻天望聖

二云云

舉李宗易向約堪任清要狀

准御史臺牒准慶曆八年五月十四日勅節文於內
外升朝官曾任通判成資以上人內堪任清要任使
者各同罪保舉貳名並須歷任無公私過犯及不是
見任兩府并自己親情方得奏舉或雖公罪杖以下
情理輕亦許論薦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知絳州職
方員外郎向約生相輔之家而能專儒學謹官業廉
貧苦節慎靜寡過臣前知潤州日約為通判備見操
守後來累次為郡皆有理績推舉甚衆未蒙獎擢知

光化軍屯田員外郎李宗易天禧三年進士第九人
及第素負詞雅居常清慎有靜理之才無躁進之跡
今在隣屬稔聞治狀人憂其去吏不敢苛此二人者
久於揚歷各有行實並堪充清要任使如朝廷擢用
後犯入已贓臣甘當同罪即不是見任兩府并自己
親情歷任並無私罪內有公罪者亦係杖已下情理
不重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舉張諷李厚充青州職官狀

伏奉敕命就差知青州兼安撫使已到任訖今具合

奏辟官二員如後一前御史臺主簿張諷文學懿瞻
履行純雅未升科進的有才稱欲乞朝廷采於清議
推以異恩特賜召試授一出身差簽署青州觀察判
官廳公事新注下正官王嘉祥即今未到乞勘會京
東路節鎮別除一處一鄧州南陽縣主簿李厚進士
出身素有文行涉道且深到任已成一考見權鄧州
職官欲乞朝廷特除權青州兩使推官兼管句安撫
司機宜文字節度推官近新到任乞移側近州郡如
難得闕即乞許令安撫司差權見闕官處句當所責

不住俸給况本路見闕官數員右謹具如前臣受國
寄任日憂曠闕或得此二人助其不逮庶無敗事如
朝廷擢任後犯入已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當同罪
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薦李觀并錄進禮論等狀

右臣聞古之明王坐以待旦旁求俊乂蓋將盡天下
之才成天下之務故為臣者以舉善為忠亦將竭知
人之明副待旦之意也臣親逢聖旦嘗忝輔臣輒慕
前修之為少荅非常之遇臣伏見建昌軍草澤李觀

前應制科首被召試有司失之遂退而隱竭力養親不復干祿鄉曲俊異從而師之善講論六經辯博明達釋然見聖人之旨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義實無愧於天下之士而朝廷未賜采收識者嗟惜可謂遺逸者矣臣竊見往年處州草澤周啓明攻於詞藻又江寧府草澤張元用及近年益州草澤龍昌期並老於經術此三人者皆蒙朝廷特除京官以示獎勵臣觀李覲於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非獨臣知此人朝廷士大夫亦多知之臣今取

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爲十卷謹繕寫上進伏望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其人以母老不願仕官伏乞朝廷優賜就除一官許令侍養亦可光其道業榮於閭里以明聖人在上下無遺才若不如舉狀臣甘重受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進故朱宋所撰春秋文字及乞推恩與弟寘狀右臣伏見故祕書丞集賢校理朱宋幼有俊材服膺

儒術研精道訓務究本源越自經庠擢升文館力學
方起美志未伸不幸天喪深可嗟悼竊春秋之學爲
士林所稱有唐陸淳始傳此義學者以爲春秋之道
久隱而近乃出焉竊苦心探賸多所發揮其所著春
秋指歸等若干卷謹繕寫上進乞下兩制詳定如實
可收采則乞宣付崇文院又念其人家道貧窶妻息
孤窮有親弟真亦習儒業未登祿仕伏望聖慈特霑
一命况竊曾任府界提點偶緣病罷別無過犯中前
監察御史梁堅蔡稟等亡後亦蒙錄用子孫體例頗

同不爲僥倖以彰聖朝旌錄儒學使其孤幼不墜丘
壑亦天地之造也干冒宸嚴臣

云云

陳乞願毫一郡狀

右臣輒陳危惘上黷高聰逃仰雷霆不任淵谷切念
臣涉道至淺賦材本下爰從孤宦首被聖知自謂得
君未嘗避事險易一志周旋四方今守東齊方面亦
重救災禦寇敢不盡心而年高氣衰日增疾恙去冬
已來頓成羸老精神減耗形體尪弱事多遺忘力不
支持其青州常程公事已牒通判職官發遣其安撫

一路九州軍兵馬公事繁多至於郡縣利害鄉川寇盜皆稟本司指蹤自臣抱病勾管不前上無以分宵旰之憂下無以逃尸素之誚惟是奏報文字臣則竭心勉率亦多稽緩揣已量力實不自安伏望聖慈於潁亳二州就差臣一處所貴閑慢少事可以養疾庶安朽質少保殘年仰祈洪造之私惟誓丹衷之報臣無任云云

上攻守二策狀

臣某言竊觀西事以來每議攻守未見適中或曰必行進討以期平定臣謂諸路進討則兵分將寡氣不完盛絕漠風沙迷失南北饋運輜重動有鈔掠賊之巢穴夙阻河外非有奇將不能遠襲至若寇常併兵求擾一路每有朝旨令入界牽制其如將帥方略非有素定茫然輕進不知所圖但求虛弱之處以剽竊為功既不能大振兵威故不能少分賊勢此進討牽制之無効也或曰宜用守策來則禦之去則勿逐臣觀今之守邊多非土兵不樂久戍又無營田必煩遠饋久戍則軍情以殆遠饋則民力將竭歲月繇遠恐

生他患此守禦之未利也臣荷國重寄曾無寸勞夙
夜營營冀有所補而才識迂昧終無發明今采於邊
人而成未議固不敢望其必行在朝廷以衆論參之
擇其可否如無所取乞賜寢罷今具下項攻守之議
依聖旨指揮交付梁適齋迴赴闕者

議攻

臣謂進討未利則又何攻臣切見延安之西慶州之
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漢地中有金湯白豹後橋三
寨阻延慶二州徑過道路使兵勢不接策應迂遠自

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恩據守之謀漢兵纔迴邊患
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牽制則可攻之

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鄜延路步兵一萬二千騎

兵三千涇原路步兵九千騎兵一千環慶自選馬步一萬八千軍外番兵更可得七八千人軍行

入界當先布號令生降者賞殺降者斬得精強者賞

害老幼婦女者斬拒者併兵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

之遁者勿追疑有質也居者勿遷俾安土也乃大爲

城寨以據其地如舊城已險因而增修非守地則別擇要害之處以錢召帶甲之兵熟戶

強壯兼其土役昨奉朝旨令修緣邊城寨臣以民方穡事將係官閑雜錢并勸令近上人戶以顧夫錢散

與助功兵士充食錢其帶甲兵士翕然情願諸寨並已畢功

兵以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范全趙明以按撫

之范全今為驕驥副使慶州北都巡檢趙明今為東頭供奉官柔遠寨蕃部巡檢必嚴其戒

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金湯東去德靖寨四十里西去東谷寨八十里

西南去柔遠八十里白豹西去柔遠五十里南至慶州一百五十里

堅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則扼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

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

路軍馬易於應援所用主兵官員使勇決身先者居

其前王信狄青劉拯劉貽蓀張建侯范全可用策應者居其次任守臣王達王

遇張宗武譚嘉震王文恩王文使臣中可當一隊者叅於前後張信王遇

張忠郭達張懷寶有心力幹事者營立城寨周美張璨劉兼濟李緯張繼勳

楊麟臣觀後漢段紀明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錢

五十四億三冬二夏大破諸羌又觀唐馬燧造戰車

行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衝臣以此

路山坡大車難進當用小車二千兩銀絹錢二十萬

以賞有功將吏及歸降蕃部并就糴芻粟亦稍足用

其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胡蘆泉一帶蕃部與明

珠滅臧相接阻環州鎮戎徑過道路明珠滅臧之居



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四十里
 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却西
 渡黃河倒來麟州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斷
 徑過道路已上三處內麟府一路臣不曾到彼乞下本處訪問及畫圖即可見山川道路次第
 如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更圖一處為據守之策比
 之朝去暮還此稍為便臣謹議

議守

臣觀西戎居絕漠之外長河之北倚遠而險未易可
 取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眾犯邊一毫之物皆出

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中國則不然遠戍之兵久
 而不代負星霜之苦懷鄉國之望又日給廩食月給
 庫緡春冬之衣銀鞋饋輸滿道千里不絕國用民力
 日以屈之軍情愁怨須務姑息此中原積兵之憂異
 於夷狄也臣謂戎虜縱降塞垣須守當務經遠古豈
 無謀臣觀漢趙克國興屯田大獲地利遂破先零魏
 武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墾闢故下不甚勞
 大功克舉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唐置屯田
 天寶八年河西收二十六萬石隴西收四十四萬石

孫武曰分建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實
役其人氓之力故賦稅無轉徙之勞徭役無怨曠之
嘆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
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寨皆可使弓手
士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餘羨中糶於
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
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習地勢父母妻子而堅其守
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
矣少田處許蕃部進納荒田
以遷資酬獎或量給價直儻朝廷許行此道則委

臣舉擇官員約古之義進今之宜行於邊陲庶幾守
愈久而備愈克雖戎狄時為邊患不能困我中國此
臣所以言假士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
然臣觀前漢高帝之盛臣有蕭張決勝千里下有百
戰之師以四十萬之衆困于平城乃約匈奴和親至
高后文景代代如之不絕其好匈奴屢變往往犯塞
殺戮吏民不勝其酷至於書問傲慢下視中國而人
主以生民之故屈已含容不為之動孝文卽位將軍
陳武請議征討以一封疆孝文曰兵凶器也難克所

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
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動心痛傷何日忘之未能消
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爲功多矣且
無議兵故百姓無內外之徭得息肩於田畝天下富
實雞鳴犬吠烟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司馬遷以文
帝能和樂天下協於大樂故著于律書爲後代法臣
謂國家用攻則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
其久而民力不匱然後取文帝和樂之德無孝武哀
痛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謹議

荅竊議

漢高祖以黃金四萬付陳平而不問其出入時陳平
未有功也唐高祖將斬李靖而恕之時李靖未有功
也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後責之以効也我太祖
嘗謂近臣曰安邊御衆須是得人心優恤其家厚其
爵祿多與公用錢及屬州課利使之迴圖特免稅算
聽其召募驍勇以爲爪牙苟財用豐盈必能集事朕
雖減後宮之數極於儉約以備邊費亦無辭也命將
帥李漢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諸州家族在京者撫

之甚厚凡軍中事悉許便宜每來入朝必召對命坐賜與優厚撫而遣之由是邊臣率富於財得以養士用陶洞見蕃夷情狀必戎狄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故兵力雄盛武功蓋世由此而致也今滕宗諒爲一路經略安撫使兼兵馬都部署以公用錢廻圖管設使命將校并蕃部酋豪或贈遺官員游士而梁堅彈奏滕使過錢十六萬貫有數萬貫不明及置獄研窮纔用三千餘貫復有所歸無分毫入已是未見貪吏之狀

也宣撫田舍人朝之端人也至慶州目擊軍民蕃部等借留滕侯遮壅于道足下何得謂之豺狼主上仁聖不深罪宗諒張亢二人仍降詔誕告邊臣依祖宗故事使廻圖公用一如平日中憲不知內朝有此詔命聞群口橫議遂伏閣請加責二人以正憲律既下法寺則宗諒合贖銅而不當去官是前斷已坐亢罪將公用錢并酒散與軍人當更追一官又朝廷旣已降詔貸之亦難反汗足下責我保庇此人固不敢避自古文法常害邊功今天子仁聖有西北之憂孜孜

求人以捍大患帥臣用度小過不害邊事居輔弼者固當竭力辨明恐懼朝廷機事爲天下之憂豈暇私於二人哉昔匈奴辱漢使者蓋不一也唐賢使於賊庭不辱命者如韓愈李回皆成大名近邵良佐使于元昊迴日改官賜服色報其勞也良佐懼不可再去滿朝縉紳無一士請行朝廷召張子奭乘驛而至又選王正倫副之皆敢行不懼既不懼矣觀其論辨學術可爲之使乃遣將命暨還得元昊書疏頗順於前願去號稱臣又能減數節事體且沙漠窮絕入不測

之地既能忘生又不辱命朝廷擢進兩資不可待以常調也戎狄素貪利未厭心兵擾絕塞此戎狄之常態非子奭之過也今之士大夫高談時政皆謂不能拔人限以資級使才者多滯而朝廷乏賢及見殊命越一等則囂然聚議以爲過優何薄之甚耶

劄子

論西京事宜劄子

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

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然彼空虛已久絕無儲積急難之時將何以備宜以將有朝陵之名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修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以恃德也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亦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策也伏望聖慈未煩下議且留聖意可俟臣口對不備謹再具狀奏聞

論復併縣劄子

臣伏覩赦書節文西京河陽管界諸縣近經併廢頗聞人民不便並特令依舊臣去年秋纔入中書蒙聖慈差中使催臣言事臣首陳七事內一事爲天下民困由吏役煩重如西京在後漢時三十七萬戶置二十縣唐會昌中十七萬戶置十九縣今有五萬六千戶尙置十九縣是戶口十分去七而縣額如舊吏役不減安得百姓不困哉後漢光武詔天下併減四百

餘縣此治世之規可舉爲法臣請先於西京減併縣分以省吏役奉聖旨下范雍并本路轉運使密切相度聞奏尋據范雍夏安期等奏相度西京縣邑衆多人戶差役頻併今來減縣邑爲鎮實亦利便除山險空迥地里濶遠及陵寢所安難爲廢罷外乞併作十三縣委得允當別無妨礙尋蒙朝廷依奉降敕施行訖約計減役人一千五六百戶已放歸農官員亦已省罷訖竊聞後來有臣僚上言或稱縣尉檢覆地遠且逐縣界分俱不及百里如南方縣分有三二百里

者亦只一員縣尉以此方之甚不遙遠或稱却費軍人守把其守把軍人卽非旋有招置並是本府宣毅兵士在本府中亦須請受或稱酒稅虧額今體問得逐鎮比舊日却有增盈其所上言皆非害民之事況無實狀只是坊部物力之人恐產業閑慢或逐縣公人中有巢穴已成不願更改者因茲妄說不便扇搖人情致臣僚誤有採聞形于奏牘朝廷未深窮究便以爲然改已行之命特作霈恩而不知一千五六百戶免役之家重加勞擾殊非霈恩之意只是坊部物

方之人縣邑狡猾之吏遂其志願僥倖歡呼必有作
感聖恩道場以惑朝聽者其鄉川之民弃農就役復
為愁苦是害其本而徇其末也且光武之朝詔下併
四百縣何號令之行無敢沮者今朝廷止併六縣而
號令已出敢有沮言是國家命令不行於外恩澤不
逮於民矣國政如此則天下無事可行皆欲守因循
之弊弊不可救亂所由生且西京在漢時三十七萬
戶置二十縣今五萬六千戶置十九縣其吏役勞擾
亦甚明白非隱昧之事臣為近輔請行此令者蓋欲

蘇息窮民且非利已緣親奉德音并降中使促令論
列時事非臣輒有改易况典故甚明非出自胸臆如
上言不當乞朝廷直行黜罷不銷重擾生民而沮此
一議若轉運使等定奪不當亦乞朝廷駁下不當事
件特行勘問明示責降自然利害分別中外無疑臣
本上言之人如不黜罷其元定奪之官又不勘問却
將重擾生民之事作恩宥施行於體不便不知今諸
縣仍舊惠及何人臣為朝廷惜此一舉使天下無復
有省役息民之望伏望聖慈指揮西京未得追擾放

役之人別候朝廷指揮更年歲間利害旣明謗議自息所以懇懇上言者忝為輔臣知利害不能執守則國家之惠必不能行生民之弊亦不能去儻朝廷以臣僚上言為是以臣所言為非卽乞依臣所奏早加勅劾速行降黜臣卽方敢伏罪不復論列取進止

乞修京城劄子

臣危言孤立久荷聖知當此旰食之憂豈可循默自守雖言而無取亦以盡臣子之心臣先於景祐三年五月初在開封府曾進劄子言西洛帝王之宅絕無

儲蓄乞聖慈以將有朝陵為名使東道有餘則運而西上西道有餘則運而東下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舟車輻湊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西洛山河之宅以保中原當時臣言西洛可營者以備急難也今北事旣動營洛已晚臣今別有愚見請一二以陳之臣竊聞修建北京以禦大敵以臣料之可張虛聲未可為倚何哉河朔地平去邊千里胡馬豪健晝夜兼馳不十數日可及澶淵陛下乘輿一動千乘萬騎非數日可辦倉卒之間胡馬已近欲進北京

其可及乎此未可一也又承平已久人不知戰聞寇大至群情憂恐陛下引憂恐之師進涉危地或有驚潰在爪牙之臣誰能制之此未可二也又北京四面盡平絕無險扼之地儻乘輿安然到彼而胡馬旁過直趨河南於澶淵四向乘凍而渡京師無備將何以支宗廟社稷宮禁府庫皇宗戚里之屬千官百辟之家六軍萬民血屬盡在無金城湯池可倚無堅甲利兵可禦陛下行在河朔心存京師豈無迴顧之大憂乎此未可三也假使大河未凍寇不得渡而直圍守

澶淵聲言向關以割地會盟為請當此之時京師無備胡塵俯逼陛下能堅守不動而拒其請乎唐明皇時祿山為亂舊將哥舒翰引四十萬兵屯守潼關請不出戰且以困賊楊國忠促令討賊戰大敗遂陷長安今京師無備寇或南牧朝廷必促河朔諸將出兵截戰萬一不勝則有天寶之患朝廷將安往乎昔煬帝盤游淮甸違遠關中唐祖據之隋室遂傾明皇出幸西蜀非肅宗立于朔方天下豈復為唐矣德宗欲幸益部李晟累表乞且幸山南以係人心乃知朝廷

萬邦之根本今陝西河北聚天下之重兵如京師搖動違遠重兵則姦雄奮飛禍患四起臣聞天有九關帝居九重是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也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正在今日矣臣請陛下速修東京高城深池軍民百萬足以爲九重之備乘輿不出則聖人坐鎮四海而無順動之勞鑿輿或出則大臣居守九重而無迴顧之憂矣彼或謀曰邊城堅牢不可卒攻京師坦平而可深犯我若修完京師使不可犯則是伐彼之謀而沮南牧

之志矣寇入之淺則邊壘已堅寇入之深則都城已固彼請割地我可弗許也彼請決戰我可勿出也進不能爲患退不能急歸然後困而撓之返則追之縱有抄掠可邀可奪彼衰我振未必不大勝也此陛下保社稷安四海之全策矣或曰京師王者之居高城深池恐失其體臣聞後唐末契丹以四十萬衆送石高祖入朝而京城無備閔宗遂亡石晉時叛臣張彥澤引契丹犯闕而京城無備少主乃陷此皆無備而亡何言其體哉臣但憂國家之患而不暇顧其體也

若以修完城隍爲失體不猶愈於播遷之禍哉朝廷大臣百辟必曉此事但懼議者謂其失體而不敢言臣任在西陲非當清問而輒言此事誠罪人也然臣子之心豈敢忘君親之憂况臣素來愚拙惟知報國而不知其受謗矣昔奉春君負販之夫勸高祖都關中而張良贊之翌日命駕臣叨預近列而輒建言比之奉春之僭未甚爲過至於西洛帝王之宅太祖營修蓋意在子孫表裏山河接應東京之事勢連屬關陝之形勝又河陽據大川之險當河朔河東會要爲

西洛之北門又長安自古興王之都天下勝地皆願朝廷留意常委才某重臣預爲大備天下幸甚干犯聖威臣無任 云云

又

臣近覩邸報有北使到闕遠近稱慶及見逐處關報事宜却言西北兩界各大點集比疑北使之來未甚誠實以四十年之恩信無故動搖恐非有限之貨能足無厭之心此可大爲之防盟誓不足倚也戎情翻覆自古非一臣竊覩朝廷未修東京而先修北都臣

謂東京根本也北都枝葉也雖先朝曾有北都之行當時有宿將舊兵嘗經大敵然猶上下憂疑盤桓而進今太平已久人情易動又無宿將舊兵不可不過慮也臣見邊上將佐軍旅耻言不武爭乞効命及其臨敵十無一勇臣恐駕前諸班武士務誇膽勇有悞陛下昔漢樊噲對上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叱曰噲可斬也昔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時爲上將軍不能解圍今言以十萬橫行是面謾也今陛下自顧左右將軍有如樊噲者乎臣

昨上言請修京城宜持重而不動者蓋爲此也若將巡幸北都臣謂有可慮之事者五願陛下思之臣三四年來聞人所傳契丹造舟安輪遇陸可載過川可濟如南牧而來於滄德之間先渡黃河取鄆濮而襲我京城陛下虛往北京而寇入東路此可慮之一也又宗廟社稷皇宮戚里千官百辟六軍萬民之家盡在京師而城池無備寇或大至將何保守此可慮之二也若巡幸北京六軍盡出迴顧京師億萬之中或有姦兇竊發爲亂陛下之心能安於外乎此可慮之

三也假使鑾輿未出寇逼澶淵聲言向闕有割地之請既京師無備朝廷能拒其請乎此可慮之四也又胡馬之來必數十萬其河朔之兵當須持重如京城無備畏彼深入必促重兵與之決戰萬一有哥舒之敗則社稷爲憂此可慮之五也願陛下必修京城可禦大患况天子之城古有九重之號未聞以不嚴不固而爲國體也能嚴且固則上自宗廟社稷下及百萬之衆可安堵矣陛下乘輿不煩順動矣雖寇入東路不得而襲矣彼扣澶淵有割地之請可拒而弗許

矣彼求決戰可戒諸將持重而勿出矣彼知京師有備大軍持重則南牧之志不得而縱足以伐其謀矣而復銳則避之困則擾之夜則驚之去則躡之因其隙而圖焉皆須京師大固然後能行其策近代戎狄爲京師之禍者數四矣不可不大爲之防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先聖之訓非臣之所能言也惟聖鑒裁之

乞召還王洙及就遷職任事劄子

臣聞國家求治莫先於擢才臣之納忠無重於舉善

臣竊見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新差知徐州王洙文詞精瞻學術通博國朝典故無不練達搢紳之中未見其比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鎬方之不甚過也臣在中書日洙曾求知越州時章得象以下並言朝廷每有典禮之疑則問此人必見本末豈當許就外任遂不行所請尋以撰成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蒙恩進直龍圖閣依舊天章閣侍講仍賜金紫以旌稽古之能也後以赴進奏院筵會乃在京諸司常例得從一日之休徒以橫議中傷例謫居外三經赦宥未

蒙召還恐非聖朝棄瑕采善之意臣近見此人來知襄州復能精勤政治庶務修舉清簡和恕吏民樂康乃知其才內外可用自任工部員外郎已及六考不求磨勘直龍圖閣亦又四年未曾遷改伏望聖慈不以人之小累而廢其大善如朝廷采鴻儒碩學以備詢訪則斯人之選為中外所服矧有懿文可以發明議論潤色訓謨欲乞特賜召還儀表臺閣儻朝廷意切生民重其外補則乞就遷近職別領大藩使搢紳之列知稽古有勤為善弗掩實聖政之端也臣嘗叨

近輔知無不言况襄鄧鄰封稔聞善治或不如舉狀
臣交上書詐不實之罪如朝廷擢用後犯入已賊臣
甘當同罪取進止

論西事劄子

臣聞兵家之用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
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
分若吳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
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
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

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
乘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
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
險中則永興為都會之府各領屯兵三二萬人若寇
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
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
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集三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
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
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

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
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
後乘風揚砂一日數出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
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
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係難制之
虜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時能拓
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
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
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

趙官

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
圖之

奏上時務書

天聖三年四月二十日文林郎守大理寺丞臣范仲
淹謹詣閣門再拜死罪上書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
臣聞巧言者無犯而易進直言者有犯而難立然則
直言之士千古謂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謂之佞今臣
勉思藥石切犯雷霆不遵易進之塗而居難立之地
者欲傾臣節以報國恩耻佞人之名慕忠臣之節感

激而發萬死無恨况臣之所言皆聖朝當行之事而未之行者諒有以也聖人之心豈不至此蓋當乎一日萬機未暇餘論大臣之心豈不至此蓋懼乎上疑下謗未克果行臣請言之以發聖慮臣聞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是故觀虞夏之書足以明帝王之道覽南朝之文足以知衰靡之化故聖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則救之以質質弊則救之以文質弊而不救則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則華而將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亂乃有來者起而救

之故文章之薄則為君子之憂風化其壞則為來者之資惟聖帝明王文質相救在乎已不在乎人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文章之道師虞夏之風况我聖朝千載而會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細然文章之列何代無人蓋時之所尚何能獨變大君有命孰不風從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於臺閣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也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有天下也文經之武緯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

昔諸侯暴武之時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此聖人救之文也及夾谷之會孔子則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設左右司馬此聖人濟之武也文武之道相濟而行不可斯須而去焉唐明皇之時太平日久人不知戰國不慮危大寇犯關勢如瓦解此失武之備也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又曰防之於未萌治之於未亂聖人當福而知禍在治而防亂故善安身者在康寧之時不謂終無疾病於是有節宣方藥之備焉善安國者當太平之時不謂終無危亂於是

有教化經略之備焉我國家文經武緯天下大定自真宗皇帝之初猶有舊將舊兵多經戰敵四夷之患足以禦防今天下休兵餘二十載昔之戰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戰事人不知戰國不慮危豈聖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慮古來和好鮮克始終唐陸贄議云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耻威之不悟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屬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邀求浸多翻覆不定託因細

事噴有煩言猜矯多端其斯可驗此唐人之至論也
今自京至邊並無關嶮其或恩信不守釁端忽作戎
馬一縱信宿千里若邊少名將則懼而不守或守而
不戰或戰而無功再扣澶淵豈必尋好未知果有幾
將可代長城伏望聖慈鑒明皇之前轍察陸贄之讜
議與大臣論武於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舉忠義
有謀之人授以方略委之邊任次命武臣密舉壯勇
出群之士試以武事遷其等差壯士蒙知必懷報効
列於邊塞足備非常其或自謂無虞不欲生事輕長

世之策苟一時之安邊患忽來人情大駭自古兵不
得帥魚肉無殊乃於倉卒戰鬥之間拔卒為將豺狼
競進真偽交馳此五代之前鑒也至於塵埃之間豈
無壯士宜復唐之武舉則英雄之輩願在彀中此聖
人居安慮危之備備而無用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
之臣又聞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賢俊授任不以
爵祿為恩故百僚師師各揚其職上不輕授下無冒
進此設官之大端也我國家累聖求理而致太平太
約紀綱法象唐室以臣觀之宜法唐興之時不宜法

唐衰之後唐興之時特開館殿以待賢俊得學士十
八人聲滿天下此文皇養將相之材以論道經邦而
大化也暨之中興往往得人唐衰之後此選不盛我
朝崇尚館殿目爲清華輔相之材多由此選三館清
密古謂登瀛近歲遷出內庭逼居坊陌非唐所謂集
仙之館也又其間校讐之職或不由科第以恩而除
限以歲年漸於清顯輕十八學士之選恐非文皇養
將相之材之意也伏望聖慈與大臣議其可否重爲
制度以法唐興之時而延廊廟之器此國家之大美

也惟聖意詳之又諫官御史耳目之司不諱之朝宜
有賞勸自陛下臨政以來未聞旌一諫員賞一御史
若言而無補是選之不精言而有補豈賞之不行徒
使犯顏者危緘口者安以進藥石爲虛言以陳絲髮
爲供職三載之後進退雷同臣恐天下竊議朝廷言
路未廣忠臣未勸將令諫官御史之徒尸素於朝非
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又聞先王義重君臣賞
延于世大勲之後立賢爲嗣餘子則以才自調不使
混淆而後大防一隳頽波千載凡居近位歲進子孫

簪紱盈門冠蓋塞路賢與不肖例升京朝謂之賞延無乃太甚此必前代君危臣僭之際務相姑息因爲典故以至於斯又百司之人本避鄉役不踰數歲例與出官莫非貪忍之徒絕異孝廉之舉使親民政其弊如何開此二途歲取百數無所不有實累王風恐非任官惟賢之體也人避衆怨不敢上言遂令仕路紛紜祿位填委文武官吏待闕踰年貪者益勵其爪牙廉者悉困於寒餓徒於禮闈之內增其艱難壯士惜年數歲一舉迺爲奔競至有訟爭而況修辭者不

求大才明經者不問大旨師道旣廢文風益澆詔令雖繁何以戒勸士無廉讓職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儻國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亂於上風壞於下恐非國家之福也儻爲長久之策則願與大臣特新其議澄清此源不以謗議爲嫌當以治亂爲意此國家之福也惟聖意詳之臣聞以德服人天下欣戴以力服人天下怨望堯舜以德則人愛君如父母秦以力則人視君如仇讐是故御天下者德可馮而力不可恃也伏惟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

日崇聖德以永服天下之心若夫敦好生之志推不忍之心薄於刑典厚於惻隱在物祝網於民泣辜常戒百官勿爲苛酷示天下之慈也唯聖人能之耻珠玉之玩罷組繡之貢焚晉武之雉裘出文皇之宮人少度僧尼不興土木示天下之儉也唯聖人能之雞鳴而起孜孜聽政每有餘暇則召大臣講議文武訪問艱難此皇王之勤也唯聖人勉之貴賤親疎賞罰惟一有功者雖憎必賞有罪者雖愛必罰捨一心之私從萬人之望示天下之公也唯聖人行之自古帝

王與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亂與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則忠臣骨鯁而易疎佞臣柔順而易親柔順似忠多爲美言骨鯁似彊多所直諫美言者得進則佞人滿朝直諫者見疎則忠臣避世二者進退何以辨之但日聞美言則知佞人未去此國家之可憂也日聞直諫則知忠臣在右此國家之可喜也伏惟聖明不可不察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姦邪夷狄侵國姦邪敗德國侵則害加黎庶德敗則禍起蕭牆乃知姦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

姦邪此至理之本也臣又聞聖人宅九重之深鎮萬國之望以靜制動以重爲威如天之高如地之深使人不得容易而議也昨覩鑾駕順動稍頻恐非深居九重鎮靜萬國之意況進奏院報於天下天下聞之恐損威重先朝以御宇日深功成天下巡幸之費尙或諫止今繼明之始聖政方新宜加憂勤深防逸豫則人心大悅天道降康不比先帝功成之年未可輕爲巡幸伏惟聖慈再三詳覽每有順動必循典禮以服天下之望臣又聞人主納遠大之謀久而成王道

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方今聖人在上賢人在側取捨之際豈有未至然而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豈朝廷薄遠大之謀好淺末之議哉伏望聖慈納人之謀用人之議不以遠大爲迂說不以淺末爲急務則王道大成天下幸甚臣又聞聖人之至明也臨萬機之事而不敢獨斷聖人之至聰也納群臣之言而不敢

偏聽獨斷則千慮或失偏聽則衆心必離人心離則社稷危而不扶聖慮失則政教差而彌遠故先王務公共設百官而不敢獨斷者懼一慮之失也開言路采群議而不敢偏聽者懼衆心之離也今聖政方新動思公共委任兩地出入萬幾萬幾之繁能無得失乃許群臣上言以補其闕使上無蒙蔽下無壅塞有以見聖人之不獨斷也天下幸甚然而臣下上言密陳得失未可盡以爲實亦當深究其宜或務窺人短長或欲希旨上下動搖賞罰之柄離隔君臣之情似

是而非言僞而辯雖聖鑒之下能無惑焉偶動宸衷無益王道似此密奏之類更望聖慈深加詳覽與大臣議論可否然後施行儻密奏之言便以爲實內降處分一面施行則讒譖之人緣隙而進以訐爲直以詐爲忠使內外相疑政教不一非致理之本也古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者其在此乎伏惟聖明不可不察又自古親近小臣率多纖佞恃國恩寵爲人階緣公議未行私請先至如此則人皆由徑政有多少伏望聖慈深爲防慮以存至公之道也臣曲陋之

人本無精識覽前王之得失究聖朝之取捨因敢罄
而陳之伏望聖慈詳擇一二干犯天威臣無任戰汗
激切屏營之至臣某昧死謹言

范文正公集卷之三終

范文正公集卷之四

明嚴陵後學毛一鷺彙編

表

代胡侍郎乞朝見表

臣某言今日奉敕就差臣知杭州仍放朝辭取便
路發赴本任者祇膺寵命伏積震兢臣其中謝竊以
寧海鉅邦生聚十萬牧守之重豈臣克堪矧為晝繡
之行再領宵衣之寄始終極幸進退甚榮臣方理輕
裝即趨便道敢有再三之瀆庶傾萬一之誠竊念臣

才不逮人遭逢有素束帶從事四十餘年荷三朝之
獎知歷二省之清要職參仙殿位亞秋卿祿賞被于
子孫名級顯於中外報國無狀殺身何成今復還父
母之鄉邦逼桑榆之晷刻解官告老決在此行久事
朝廷乍越江海無復瞻望咫尺對敷清光雖小人之
心固多懷土而疲馬之志寧莫戀軒臣欲於京城就
兩浙舟船載家赴任伏望聖慈暫許臣入謝雲天少
敘平生之感退歸鄉里永爲萬足之心賴君父之推
恩庶人臣之畢願于冒宸極臣無任

云云

睦州謝上表

臣某言臣昨奉敕差知睦州軍州事已到任交割勾
當者獻言罪大輒効命於鴻毛宥過恩寬迴迴光於
白日事君無遠爲郡甚榮臣其中謝恭惟皇帝陛下
天德清明海度淵默撫群龍以宅吉念六馬而懷驚
臨軒以來仄席不暇思啓心沃心之道獎危言危行
之臣萬寓咸歡九門無壅臣腐儒多昧立誠本孤謂
古人之道可行謂明主之恩必報而况首膺聖選擢
預諫司時招折足之憂介立犯顏之地當念補過豈

堪循默昨聞中宮搖動外議喧騰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廢以宗廟祭祀之主非大過不移初傳入道之言則臣遽上封章乞寢誕告次聞降妃之說則臣相率伏閣冀回上心議方變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龍鱗者擬壘粉之患忤天威者負雷霆之誅理或當言死無所避蓋以前古廢后之朝未嘗致福漢武帝以巫蠱事起遽廢陳后宮中殺戮三百餘人後及巫蠱之災延及儲貳至宣帝時有霍光妻者殺許后而立其女霍氏之釁遽爲赤族又成帝廢許后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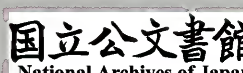
詛之罪乃立飛鸞飛鸞姊妹妬甚於前六宮嗣息盡爲屠害至哀帝時理之卽皆自殺西漢之祚由此傾微魏文帝寵立郭妃譖殺甄后被髮塞口而葬終有反報之殃後周以虜庭不典累后爲尼危辱之朝不復可法唐高宗以王皇后無子而廢武昭儀有子而立旣而摧毀宗室成竊號之妖是皆寵衰則易搖寵深則易立後來之禍一一不差臣慮及幾微詞乃切直乞存皇后位號安於別宮暫絕朝請選有年德夫人數員朝夕勸導左右輔翼俟其遙悔復於宮闈杜

中外覬望之心全聖明終始之德且黔首億萬戴陛下如天皇族千百倚陛下如山莫不雖休勿休日慎一日外采納於五諫內彌縫於萬機而況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庭諍國朝之盛有闕即補何用不臧然後上下同心致君親如堯舜中外有道躋民俗於義皇將安可久之基必杜未然之釁上方虛受下敢曲從既竭一心豈逃三黜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贖以嚴誅授以優寄郡部雖小風土未殊靜臨水木之華甘處江湖之上但以肺疾懸舊藥術鮮功

喘息奔衝精意牢落惟賴高明之鑒不投遐遠之方抱疾于茲為醫尚可苟天命之勿損實聖造之無窮樂道忘憂雅對江山之助含忠履潔敢移金石之心仰戴生成臣無任云云

蘇州謝就除禮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前件官充職者渙渥自天震惶無地改中臺之華序進內閣之清班盡出高明殊登祕近臣中謝竊念臣發自顏巷賓于舜門一第為榮四方無效爰自書林預選桂籍升華耻汨沒以



懷安或感激而論事惟慕古人之節詎希英主之知
伏惟皇帝陛下稟帝堯之聰明加漢高之豁達坦聖
懷而虛受期鴻化以成孚念三聖之艱難而成不業
求七人之蹇諤以補大猷臣獨愧非才首當清問危
言多犯孤立自持斧鉞居前雷霆在上敢避樞機之
禍終垂藥石之良陛下日月垂光江海敦量恕其萬
死假之一麾望已絕於青雲答未更於鴻霈俄易藩
宣之寄寧分旰昃之憂忽降綸章眷加寵數而况闕
圖書之府切處於深嚴踐雲龍之庭當備于顧問非

名儒而不稱豈曲士之能堪矧遙清曹仍居舊治輝
榮大集志願何求敢不內守朴忠外修景行進退惟
道尊聖賢視履之方始終一心副君父育材之造臣
無任 云云

饒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敕命落天章閣待制守本官差知饒州
已到任禮上訖狂愚之誠進多冒死仁聖之造退亦
推恩守土非輕報天無所臣中謝竊念臣出自猷畝
階于搢紳驟升天閣之游親委王畿之政臣至孤難

立屢請弗諧眷寵既隆補報宜異必將危墜猶或建明處事未精發言多率智者千慮而有失愚臣一心而豈周情雖匪他罪實由已然而有犯無隱惟上則知許國忘家亦臣自信伏蒙皇帝陛下惟天爲量無大不容與日垂光何微弗照止削內朝之職仍分外補之符當歿而生自勞以逸君恩彌重臣命愈輕敢不動靜三思始終一志此而爲郡陳優優布政之方必也入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庶從師訓無負天心瞻望闕庭臣無任

云云

潤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敕移知潤州已赴禮上者幽遠之誠未嘗聞達高明之鑒俄復照臨臣中謝伏念臣起家孤平蒙上獎拔置於清近之列授以浩穰之權聖惟知人臣則辱命徒竭誠而報國弗銜口以一身言涉大臣議當深典可無退省抑有所聞汲黯漢之直臣嘗疏公孫之短裴度唐之名相亦陳元稹之非斯實忠良豈爲讒毀臣聞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前代國家或進退群臣聽決大事若出於君上則中外自

無朋黨左右皆爲腹心若委於臣下則威福集於私門禍釁積於王室故三桓興而魯弊六卿作而晉分往古興亡鮮莫由此孔子之論昭昭不誣是以君道宜疆臣道宜弱四瀆雖大不可受百川之歸五星雖明不可代太陽之照臣按太易之義坤者柔順之卦臣之象也而有履霜堅冰之防以其陰不可長也豐者光大之卦君之象也而有日中見斗之戒以其明不可微也臣考茲前訓慮於未萌當危言危行之秋有寢昌寢微之說謂大臣久次在進退而得宜謂王

者萬機必躬親而無倦總擘綱柄博延俊髦議治亂之本根求祖宗之故事政慘舒而自我物榮悴而如天人心不在於權門時論盡歸於公道朝廷惟一宗廟乃長臣之所言殊未盡意重煩上聽再貶遠方削天閣之班資奪神州之寄任重江險惡盡室傾危人皆爲之寒心臣獨安於苦節蕭望之口陳災異蓋無負於本朝公子牟身處江湖徒不忘於魏闕未知死所敢望生還伏蒙陛下九日垂光八風迴力察臣有大馬之志恕臣無塵露之勞特出聖衷稍遷便郡苗

如行葦保於勿踐之仁鏗若鳴桐脫彼在焚之患敢
不長懷霜潔至効葵傾進則持堅正之方冒雷霆而
不變退則守恬虛之趣淪草澤以忘憂上副聖知下
逃群責臣無任 云云

延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勅命就差臣兼知延州軍州事已到任
交割管勾訖討伐之秋委寄方重豈繫懦品可副聖
憂臣中謝竊以延水極邊東夏雄屏控黠虜之衝要
歷大臣之鎮臨范廷召出師於塞門向敏中移節於

京兆斯爲劇任曷在匪人况經侵軼之虞彌藉緝綏
之政宿兵旣盛爲地可知臣職貳統戎志存殄寇所
宜盡瘁敢昧請行自薦老臣固慙於漢將誓平此賊
詎擬於唐賢伏蒙皇帝陛下曲徇微忠亟頒成命寬
其無狀用之弗疑臣夙夜敢寧奔馳罔暇刻時蒞事
翌日興師庶牽制於戎心仍掩襲於邊落大軍已出
中使聿臨不謂孱謀偶符睿筭所期克勝少慰焦勞
重念百姓屢驚體當招撫五兵久戢務在訓齊如治
亂繩必期於耐事先除害馬亦假於行權仰賴聖威

即紆邊患臣無任 云云

謝降官知耀州表

臣某言蒙恩降授臣尚書戶部員外郎依前充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者實負大尤尚從寬宥雲天之覆頂踵何酬臣中謝竊念臣才本迂疎識非機敏屢由狂率自取貶放朝廷以邊有擾動是使愚使過之秋微臣以國有急難當忘家忘身之報自膺寄委固敢遜避而力小任重智小謀大勞心已竭處事逾乖苟利國家不恤典憲宜及於禍以貽厥羞伏蒙皇帝陛

下日月照微天地包廣謂千慮之智猶有一失萬物之材固無全用軫茲孤弱播于生造削其官足使明大戒存其職足使思後圖臣敢不更勵疲駑愈加修省庶陳纖芥之効上荅高明之私臣無任 云云

耀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敕命降授戶部員外郎依前充職知耀州已到任禮上訖雷霆之威足加死責天地之造曲致生全臣中謝竊念臣運偶文明世專儒素靡學孫吳之法耻道桓文之事國家以西陲搔動之際起臣

貶所特加獎用臣自知甚明豈堪其任但國家之急不敢不行自兼守延安莫遑寢食城寨未謹兵馬未精日有事宜處置不暇而復虞內應之患發於邊城或反間之言行於中國百憂具在數月于茲而方修完諸柵訓齊六將相山川利器械爲將來之大備不幸昨者高延德來自賊庭求通中國之好其僭僞之稱卽未削去臣以朝廷方命入討豈以未順之歛送于闕下此不可一也或送于闕下請朝廷處置又恐答以詔旨則降禮太甚若屏而不答則阻絕來意此

不可二也兼慮詐爲歛好以殆諸路之兵苟輕信而納之賊爲得計此不可三也又寶元三年正月八日曾有宣旨今後賊界差人齎到文字如依前僭僞立便發遣出界不得收接臣所以却令高延德回去仍諭與本人須候禮意遜順方可聞于朝廷亦已一面密奏臣又別奉朝旨依臣所奏留鄜延一路未加討伐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間或可招納臣方令韓周等在邊上探伺彼或有進奉之意卽遣深入曉諭適會高延德到來堅請使介同行況奉朝旨許臣示以

恩意乃遣韓周等送高延德過界以系其意或未稟承則於臣爲耻於朝廷無損及韓周等回且言初入界時見迎接之人叩頭爲賀無何前行兩程便聞任福等有山外之敗去人沮氣無以爲辭賊乃益驕勢使然矣其回來文字臣始不敢開封便欲進上都鈐轄張亢懇言曾有朝旨若得外界章表須先開視及僭僞文字應有辭涉悖慢者並須隨處焚毀勿使騰希臣相度事機誠合如此章表尚今先開況是與臣文字遂同張亢開封視之見其挾山外事後辭頗驕

易亦有怨尤與賀九言齋來文字意度頗同非戎狄之能言皆漢家叛人所爲枝葉之辭也恐上黷聖聰或傳聞于外爲輕薄輩增飾而談有損無益臣尋便焚毀只存書後所求通好之言及韓周等別有劄到邀求數事並已納赴樞密院今於涇原路取得寶元二年七月十四日聖旨劄子一道並如張亢之言其所來文字果合焚毀則臣前之措置皆應得朝廷處分唐相李德裕與將帥王宰書爲游奕將收得劉稹章表悖慢無禮不便毀除今向後得賊中文字所在

焚之亦與今來意合其劄到數事內一事如臣所論取單于可汗故事欲稱元卒以避中朝之號此大事稍順餘皆可與損益儻朝廷欲雪邊將之耻當振皇威大加討伐亦繫朝廷熟議必持重而緩圖之或朝廷欲息生民之弊屈一介之使重論利害苟能聽服亦天下之幸也臣前所措置於此二道並未有妨然以臣之愚處茲寄任豈得無咎何敢自欺伏蒙皇帝陛下至仁廣度不欲彰臣子之惡特因此量行薄責斯天之造也臣之幸也臣敢不夙夜思省進退惕厲

犬馬有志曾未施爲日月無私尙茲臨照臣無任云云

乞小郡表

臣某言臣聞先民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下之通規也進人以禮君親之盛德也臣仰逢明聖俯念拙艱撫此病軀敢期生造臣中謝竊念臣前在饒州日因學行氣而有差失遽得眩轉之疾對賓客忽倒不知人事尋醫救得退自後久坐則頭運多務則心煩昨在延安數曾發動戎事方急雖死難言及降罷之後猶乞專領邊城蓋欲竭心豈敢避事無何赴

任耀州以炎熱之期歷涉山險舊疾遂作近日頗加
頭目昏沉食物減少舉動無力勉彊稍難見於永興
軍請醫官看治次其本州公事權交割通判發遣臣
賦性本蒙處心至狹國家擢於清要有遇事輒發之
尤寄以重難無思患預防之智言必取悔舉則敗官
未踰數年實經三黜頻招物議屢贖宸聰費天力之
主張由臣命之奇蹇矧今抱病何可貪榮處於善藩
已多優幸帶茲近職深未遑寧伏望皇帝陛下推至
仁之恩施曲成之化念其理歷出自遭逢特發聖衷

不循朝例以臣學士之職改一庶官或且在當郡或
於隨郢均汝之間守一小州庶獲安靜尙圖痊瘳雖
貪冒微祿詎逃識者之譏而遜避清班少緩有司之
責儻形骸未頓藥餌有功則當再就驅馳上酬亭育
臣無任 云云

代胡侍郎奏乞餘杭州學名額表

竊以三代右文四郊立學尊嚴師道教育賢材被服
禮樂之風準繩仁義之行切磨國器標率人倫式致
用於薦紳乃助成於聲教俊造以之富盛基業由是

縣昌至于唐家中外建學文物之盛三代比隆國家
狗鐸敷文舞于布化四方庠序比比而興萬國英翹
拳拳以勸臣伏見餘杭郡素為善地蔚有秀民宜恢
正始之風丕變輕揚之俗前知州李詔在任日重修
宣聖廟建置學舍數十厦面勢顯敞允為儒宮足容
絃誦之流迴處雲山之勝臣自出守此郡延見諸生
據眾狀舉請曾到御前進士楊希堂領文會有二十
餘人日課藝業其來不已所益居多臣欲乞朝廷依
天雄軍江寧府特賜州學名額用明勸導庶獲修長

歲時不墮方俗可厚顏閔德行遠侔洙泗之間唐虞
文章廣及江湖之上臣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
至

讓觀察使第一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茲敕各一道特授臣邠州管內觀
察使仍依前邠寧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招
討安撫等使非常之命既出於絲綸未盡之誠敢逃
於斧鉞臣中謝臣聞先王爵以尚德祿以報功諸侯
之失德者降其爵諸侯之有功者增其祿此百代不

易之典也臣又聞貴貴者爲其近於君也漢遣御史繡衣持斧出按二千石唐御史之出節度使以軍禮見所以表朝廷之重也學士丞郎出則居廉察刺史之任入則復其位自五代之亂措置乖失廉察刺史之位遂爲武官學士丞郎一出爲之謂之換過入朝則不復其位故士大夫寧甘薄祿而不樂換之者久矣況今用兵之際事繫安危今日之命理有利害臣儻默然而受一則失朝廷之重勢二則減議論之風采三則發將佐之怒四則鼓軍旅之怨五則取夷狄

之輕六則貽國家之患何以言之臣與韓琦並命陝西初爲經略安撫副使次則分領秦慶二州兼本路都部署司兵馬公事次則進秩爲本路都部署兼領經略安撫招討等使皆以學士之職行都統之權是用內朝近臣出臨戎闡以節制諸將孰不以朝廷之勢而望風稟律臣輩亦以內朝之職每覩詔令之下或有非便必極力議論覆奏不已期於必正自以近臣當彌縫其闕而無嫌矣今一旦落內朝之職而補外帥前在左右丞諸行侍郎節度留後之上今降於

知制誥待制之下使居方榮劉興之下列以外官而行都統之權此則失朝廷之重勢一也又既爲外帥則今而後朝廷詔令之出或不便於軍中或有害於邊事豈敢區別是非與朝廷抗論自非近臣無彌縫其闕之理縱降詔丁寧須令奏覆而臣輩豈不鑒前代將帥驕亢之禍存國家內外指蹤之體此則減議論之風采二也臣又自至邊上常責將佐當圖實効上報國家勿樹虛聲妄求恩獎故得歲年以來所奏邊効稍稍得實不至矯誣臣方經制補葺以救邊防

之闕而西賊猖熾枝葉愈大臣則一年之中三換寵數將何面目責諸將之實効此則發將佐之怒三也又臣聞自古將帥與士旅同其安樂則可共其憂患而爲國家之用故士未飲而不敢言渴士未食而不敢言饑今邊兵請給粗供樵爨醋鹽之費食必麤糲經逾歲年不霑肉味至有軍行之時羸不勝甲棄而埋之負罪以逋未能遠去皆捕而斬之臣雖痛而不忍豈敢慢法或有危逼欲使此等之心同其憂患爲國家之用不亦難哉昔祿山之亂河北三十餘城俱

歸於賊者非皆攻而下之由衆心無恩當未危之時
勉以從事及既危之後翻然改圖劫長吏以應賊皆
此類也臣每思之則常寒心古之方侯獲其厚祿養
敢死之士以備寇患今之戰士養有常廩賞有常格
臣得千鍾之祿千金之賜豈敢私與死士哉徒聚之
於家使彼目而銜之以待其釁爾臣恐此輩一日倉
卒乘怒而發劫長吏以應賊不能爲國家之用而能
爲國家之患矣此則鼓軍旅之怨四也又臣聞內列
三公九卿外分五侯九伯所以安天下威四夷也臣

自到邊上其熟戶蕃部皆呼臣爲龍圖老子至於賊
界亦傳而呼之且不測其品位之高下也今賊界沿
邊小可首領並僞署觀察團練使之名臣若受茲新
命使蕃部聞之適足取夷狄之輕五也臣謂國家此
舉使四路首帥失朝廷之重勢減議論之風采發將
佐之怒鼓軍旅之怨取夷狄之輕由斯以往必敗乃
事寧不貽國家之後患哉此六者臣上爲國體而辭
之也再念臣世專儒素遭逢盛時以文藝登科陛下
擢於祕館處之諫司歷天章龍圖之職可謂清切矣

寒士至此大逾本望儒者報國以言爲先如臣曩者不能練事効賈生慟哭長太息之說黷于聖聰以中外共棄屢經貶放亦已塞朝廷之薄責矣然今之狂士效唐人肆言朝市往往甚於臣者而朝廷容之直以臣於無事之秋先爲之言故天下指之爲狂矣而臣自追其咎未嘗怏怏此搢紳之所諒也前春延安之戰主將不利大挫國威朝廷有使愚使過之議遂及於臣逮臣至于延安竭心悉力而處置之間不合朝廷之意旣廢復用無所逃遁臣顛沛十載灰而又

燃者數四矣臣自知孑孑惴惴非將相之才豈了大事但國家急難之際邊鄙之人臣以事君之心雖知屢困日勉一日俟將帥得人臣卽引退丘園詠歌太平雖多難之夫有全歸之樂此臣之所期也臣粗守廉隅朝廷豈以貪夫畜臣落近職而增厚祿將令長居邊鄙永謝丘園非臣之所期也臣本有風眩之疾聞命以來心墮氣索不知其涯緣臣夙夜乃事精爽已乏量臣之力豈堪武帥長爲荷戈之事乎此臣下爲私心而辭之也伏望皇帝陛下垂日月之明發於

獨斷追還新恩許存舊職則是以內朝近臣經略邊事節制諸將其體重矣而況儒臣武士所習不同所志亦異臣輩不願去清列而就廉察之厚祿者如方榮劉興輩必不願減厚祿以就學士之清列矣如使四路之帥上失其勢下撓其志沮喪不樂意衰神瘁則事有墮墮豈復能振謀發策為國家長城之倚哉恐非陛下推委使人人盡心之意也一昨宰臣堅讓三公雖已行之命蒙陛下特俞其請臣今冒犯天威為國體而辭之者六為私心而辭之者一苟不獲命

臣當繫身慶州之獄自効無功冒賞之咎又効違制不受之罪以聽于朝廷假使朝廷極怒臣得死於君父之命猶勝貪此厚祿敗名速禍死於寇亂之手此臣之所以知其退而不知進也惟天鑒處之臣無任

云云

第二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所除觀察使且從廩秩之優益慰戎行之望者祇膺寵異載被辱愚心戴雲天足臨淵谷臣中謝竊念臣器業無

取誤荷聖知國有急難固宜自効臣奔走塞下首尾三年曾無寸功以稱上意伏蒙皇帝陛下曲啟寬宥未卽嚴誅今又擢居廉察享千鍾之厚祿加千金之重賜於臣何少哉臣固上表陳讓者蓋爲國家未便何則落內朝之職改爲外官使節制諸將頓失體勢又無功進祿發將佐之怒積貨于家鼓軍旅之怨況慶州與賊界相接其逐族首領管三五百人者便僞署觀察團練之名本司常時行移邊上文字及招安榜示若署臣新銜彼則相輕此皆未便之端也又四

路文帥自來帶內朝之職而行節制凡百將佐無不稟服方且力修邊備堅禦賊鋒賴其協心將圖成效一旦遷改人情大惑知者謂去此近職改爲外官非美也其不知者謂有何奇功加此厚祿非宜也經略使旣無功遷改則經略副使豈得無望兼鈐轄都監等出入暴露衝冒矢石比臣處任尤更重難見此遷改必有不平之意若朝廷不待有功例皆進秩則諸將驕墮誰復自奮國家邊事爲之奈何此又未便之大也伏望陛下發於獨斷追還此恩臣得帶內朝職

名節制邊事其體且重副使鈐轄都監等卽無不平之意各思自奮以求功名又得經略招討銜位與僞署蕃部之名不相交錯免生輕易此事體大乞垂聖鑒特降中旨如不獲命臣當踐言繫獄上請不敢逃罪臣亦知本朝李維陳堯咨俱自學士換觀察使當時四方無事非領節制但享厚祿爲優賢之命與今事體不同臣昨罷陝西經略安撫副使日便乞落職守員外郎知一小郡而朝廷不從今却堅辭廉察之位請存學士之職者蓋居節制之任藉朝廷之勢所以重其體也且儒生後進換入武帥或居於上則多憎憤必有怨言或處於下則多見抑亦無成功惟異其品流隆其委注彼則望風懷畏靡敢不從此爲得其體也况臣孤立明時無結託之跡遠居極塞非進用之地如朝廷疑臣不就右職別懷過望卽乞聖慈依楊偕張存例特許解去邊任仍乞落學士之職換一刺史或守郎官於隨郢間知一小郡臣死生幸甚死生幸甚非領重寄固不敢領內朝之職矣如受命之日却有翻言甘俟鼎鑊惟聖鑒裁之干犯天威臣

范文正公集卷之四
三
三四五文

無任 云云

第三表

臣某言馬遞降到御前劄子伏奉聖旨以臣上表陳讓就除邠州觀察使事當體深衷勿循小節前來成命卽宜祇受者天語重臨莫非啟獎臣心再剖合盡懇私臣中謝臣聞虞舜以舍己從人而稱至德此聖人感人之要也又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人臣事君之分也竊念臣世爲文吏拳拳素風國家以西事之急用臣過次俾預經略三年于茲進不能行討伐

之威非勇也退不能宣懷柔之化非智也非智非勇豈主帥之材固當自効聽于有司豈期睿恩驟進寵祿臣退省無狀深所未安況臣前表所陳謂落內朝之職則失朝廷之重勢旣爲外帥則減議論之風采獨受寵名發將佐之怒積貨于私鼓軍旅之怨與僞署蕃部同其官號取夷狄之輕述斯以往必有敗事以貽國家之患此物情可見朝廷必已照之非臣之敢誣也況臣懦尪之質宿患風眩近加疾毒復多鼻衄膚髮衰變精力減竭豈堪專爲武帥以圖矢石之

功此臣量力之所不能也明矣且如劉平本是文臣衆推忠勇尙不能將帥之任朝廷察臣之材能如劉平之武力乎昔唐用房瑄虛名將兵拒賊一戰而潰危困社稷此前人之明驗微臣之深戒也重念臣出處窮困憂思深遠民之疾苦物之情僞臣粗知之而天賦褊心遇事輒發故居其外則寡悔處於內則多咎臣自知非朝廷進用之器如未獲退則願久守一藩奉行條詔庶幾爲聖朝之循吏亦足託青史之末光垂於來代今以邊鄙方艱承乏於此禦寇之力賴

諸將佐臣則日夜思省救其闕漏而已衆知儒臣固不責其勇力及改武帥則取笑於三軍其諸路有不辭者或當壯歲或負雄才非臣之所及也如裴德興張可久並命閣門使一受一免朝廷各從其志斯有以見虞舜舍己從人足以感群下之心矣臣久荷聖知叨居近列何獨未獲其請臣竊自疑今邊上新有事宜已發走馬承受張翔赴關敷奏本州全闕部署鈐轄臣未敢下獄待罪再瀝肝膽上冒斧鉞伏望皇帝陛下垂至明之察推廣生之造許臣依舊帶內朝

之職經畫邊方節制諸將小事行之大事言之爲朝廷之耳目其體甚重臣尙可力疾爲國盡心其武帥之難寵祿之過臣敢不揆度固以死請干冒天憲臣無任

云云

謝許讓觀察使守舊官表

臣某言准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臣却守舊官者寵祿固辭涉邀君之大咎聖言惟允推舍已之至仁臣中謝臣聞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哲王之體也大讓如慢小讓如僞儒臣之行也上得其體足以寧家邦下

興其行可以導風俗臣親逢盛美得不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與天下稱慶哉竊念臣少游庠序長登科級周旋孤宦了無聞達伏遇皇帝陛下金鑑臨御多士駿奔於千官百辟之中擢臣諫諍之列置臣圖書之府揚歷中外恩常異等自西陲用兵朝廷旰食遣臣經略邊事歲月無狀亦嘗得請示以招納之意期于平定而物議喧然禍在不測上賴日月垂照保全微生暨再委方面專此一路又無出奇之策惟知守禦而已日常自訟以待來者陛下濬發宸謀思欲崇諸

路之寄例改廉車且從廩祿之優兼貴稱呼之重需
然渥澤被于弱質臣以今之觀察使列爲武帥書生
何力可堪此任幸以內朝之職爲國家心腹耳目權
節制之任其體甚重不煩改作願廻寵異少寬憂慄
三黜天聽義不容誅伏蒙陛下念進人退人之禮察
如慢如僞之情特降俞旨許存舊秩臣且懼且喜不
知所爲懼者有不卽從制之罪而尙屈彝典喜者以
不奪稽古之志而復被儒紳臣敢不竭方悉心夙宵
乃職謹疆場之細事佇干羽之大猷退作頌聲仰荅

聖造臣無任

云云

謝傳宣表

臣某言入內侍省高班陳舜封至伏蒙聖慈傳宣
爲日近差除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中書劄記
候將來邊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出擬議亦非臣
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知兼令臣密舉臣僚代臣
邊任奏聞聖言天意非臣敢當仰戴光靈伏增戰汗
臣中謝竊念臣素乏才策誤膺獎寄經制西事三年
于茲曾微毫髮之功方俟雷霆之罰伏蒙皇帝陛下

特降密旨許以重用豈茲無狀之跡可承不次之命
况羌戎素詐邊鄙多虞若以社稷之靈自然嚮化則
臣當自揆以請便安抱病之軀假一近郡靜臨民政
退保天年如朝廷未議解兵臣願奔走塞下再竭心
膂少贖過尤何敢輒舉他人代已邊任惟期自效上
荅聖知臣無任 云云

讓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表

臣某言三班借職劉仲顏齎降官誥一通敕牒一道
伏望聖恩特授臣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差遣

依舊者在物之情向榮必喜自天之命過寵則驚臣
中謝竊念臣齊魯諸生本無榮望素乏佐王之術豈
期遇主之知伏蒙皇帝陛下采自孤平擢于侍從無
似之迹每玷聖造前年以羌戎負德官軍失利朝廷
特命韓琦與臣同貳經略歲時之間琦以節制不行
而免臣以招納非宜而罷尋分四路復領中權二年
于茲一功未立屢叨進改深負愧羞雖朝廷憂勞且
務姑息而其下將佐覩臣忝冒必思僥倖豈復有實
効之心臣亦何面目以責率其下今邊略未固兵力

未強威令不揚戰鬪多覆因循已甚平定無期一時
寇逼三川其勢可困而葛懷敏等入賊伏中一戰大
潰殺傷滿野驅掠無筭臣以本路多虞救援不早臣
方痛心疾首日夜悲憂髮變成絲血化為淚殞歿無
地榮耀何心今日之恩非臣所望臣昨蒙朝廷特除
邠州觀察使累章獲讓已煩聖聰三黷之誅豈當再
冒然臣有愚心不敢不盡有謬策不敢不陳雖屬邊
臣實叨近職敢不議論少裨聖明傳曰事君如事親
又曰君臣同體當此安危之際豈敢事形迹避嫌疑

而不盡心於君親乎魏元成曰隋以事形迹而亡唐
太宗深然之今願陛下恕臣萬死采臣一言天下幸
甚天下幸甚臣觀易震卦曰震亨謂聖人因震恐而
致亨大也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是皆得易之旨畏
天之威而致其亨矣陛下其捨諸昨者鎮戎兵敗之
後天色陰晦十日不解水冰地震群心憂傷此將帥
失人生靈致陷天地震怒之意也冬至後一日申時
慶州又地震此陰陽戰而致動占書曰四夷爲中國
之陰是夷夏交爭未寧之象也自西事以來延安東

路北路官軍傷折萬餘人并金明承平諸寨殺虜過
蕃部萬餘戶約四五萬口及麟府喪陷鎮戎三敗殺
者傷者前後僅二十萬人矣死者爲魚肉生者爲犬
羊臣仰測陛下之心必大震動而天下莫知但見爵
賞頒行疑朝廷高枕負茲生靈願陛下因其震動過
崇謙讓以柔遠未至選將有差之辭告謝于皇天后
土五岳四瀆以哀痛之旨誕告多方下感人心上荅
天戒陛下旣已罪已兩府大臣必有遜謝之請小損
勲爵而復其位臣等則宿兵困民討伐未効罪之大
者請落近職左降一官帶責授二字仍削除經略招
討等使名祇管勾部署司公事以謝邊陲以警將佐
以勵軍旅如此則天下聞朝廷罪已知陛下之心不
負生靈將佐軍旅等見主帥負責知天子必欲破賊
卽皆震懼甘爲艱辛更無僥倖之望臣等得以嚴率
其下日夜聚謀上賴威靈可期平定仍請詔下部署
以下非大功不錄鈐轄都監非奇功不賞其班行將
校軍士等所得功勞依舊量大小酬獎此救弊之端
也今西賊漸熾恐謀深入陛下誠能與大臣密議行

臣之策天下幸甚如失此機會行恐後時儻朝廷不
取臣言則邊上終無大功寔有大患其勢然矣願陛
下以大易之旨取古聖人之用心則震而後享受景
福於無窮庇蒼生於大賚臣之愚心謬策盡於此矣
所降到誥敕等臣有此一策未敢拜受臣無任云云

謝授知邠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依前行右諫議大夫充資
政殿學士知邠州軍州事及管內勸農使兼陝西四
路沿邊安撫使改賜推誠保德功臣者陟降祕殿爲

寵甚隆撫按邊庭所寄至重臣中謝竊念臣涉道尚
淺立身本孤偶緣英主之知獲廁邇臣之列進登二
府參預萬機議刑賞則不避上疑革僥倖則多招衆
怨心雖無愧跡已難安而况親奉德音遠憂邊患既
此聞命誠合請行始塵宣慰之名來撫凋疲之俗纔
周晉地將適秦關屬府庫之已虛積兵旅之尚衆動
費萬計理當三思願假一麾就兼四路亦可處其疆
事庶不傷於國財詔旨弗從留居丞弼之位表章再
露請陳戎狄之機伏蒙皇帝陛下俯照臣心特廻天

聽罷政府之重責加仙殿之寵名往守要藩遙按諸部存茲國體簡于聖心臣敢不即日首塗奉詔行事生民疾苦可得詢求邊塞機宜更當籌慮用罄臣節以酬聖知臣無任

云云

邠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資政殿學士守本官知邠州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已到任訖祕殿清華舊藩要劇祇膺渙渥伏切震驚臣中謝竊念臣生邁文明幼蹈聲教登于造秀之級涉彼州縣之勞寢遷榮塗

過被宸眷擢居近府參對大猷詎有興邦之言曾無經國之効自惟三省必匪久安願解貳於黃樞請分憂於紫塞庶供麤使聊謝輿言伏蒙皇帝陛下舜聰弗違堯言斯布假禁庭之要職居郡國之長人兼領使名復重邊寄進退以禮足為儒者之榮本末可言盡出大人之造敢不砥礪風節佩服訓謀不以毀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副委遇之本意酬保全之大恩臣無任

云云

謝轉給事中移知鄧州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特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州者洊進榮階往臨善壤允爲兌渥彌集震驚臣中謝竊念臣立跡本孤逢辰甚盛以芻言罔避擢登侍從之班以睿獎素隆選預弼諧之列乏增君之善道寡措國之令謀無補當時自安何地遽上借麾之懇實畏在梁之譏俄奉明恩曲加異數假職名於祕殿領使範於邊藩由朝廷之威靈屬羌戎之欵順方露便安之請忽頒霧霽之私青瑣是登朱轡載啓臣績未著合陳三讓之封君命已行懼致再言之黷

進退惶惑不知所裁此蓋伏蒙皇帝陛下天造曲成皇暉久照敦川澤并包之量法山雷善養之經憫其勤勞致諸安逸示中外之一體保君臣之至權臣敢不寅奉朝經躬修民政孜孜共理少望於前賢蹇蹇一心無忘於大節臣已一面起發赴任次無任

云云

謝在中書日行遣公事不當放罪表

臣某言近准中書劄子伏蒙聖慈以臣等在中書日行遣李曇男公事不當特放罪者具位之材早虧於國論大明之照終示於天慈爰霽震霆允爲渙汗臣

中謝向以昧陋參于幾微心則首公智非周物日視
四方之奏類多庶獄之疑而有告訐以言情僞未究
妖兇既燬證左弗完上開三面之仁在刑惟恤僉重
一成之議至失不經多歷歲時尚騰牒訴伏蒙皇帝
陛下川澤廣納日月委臨察其無他恕茲不及天地
之私至大丘山之戴何勝敢不再省前尤一心後效
少贖失中之咎用敷報上之誠臣無任感恩荷聖激
切屏營之至

鄧州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敕命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
鄧州軍州事已禮上訖瑣闡清品穰都善地處之甚
重惴然若驚臣中謝竊念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
干及親之祿俄有得君之遇啓沃無隱出處惟命持
一節以自信歷三黜而無悔頃以氐羌犯塞朝廷旰
食起臣思過之地授臣禦戎之策往罄死力敢圖生
還夙夜一心首尾四載僅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
勲一旦召還五章陳讓惟求守塞不敢入朝再煩詔
音促登樞右改參大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

身者切齒尚循默之體則憂國者寒心退孤上恩進
歛群怨誠難處於要路復請行於邊鄙方陳豫備之
策俄覩綏懷之事迺宣霈澤以安黎元臣以患肺久
深每秋必發求去沍寒之地以就便安之所庶近醫
藥存養晚年伏蒙皇帝陛下天覆地生雲濡雨濯進
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舊淳政事絕簡心
方少泰病宜有瘳實繫寬大之朝將幸康寧之福敢
不孜孜于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
里上酬聖造少罄臣誠臣無任 云云

謝依所乞依舊知鄧州表

臣某言奉敕就差知荆南府續准中書劄子奉聖旨
允所乞依舊知鄧州者明命已行輒希改易危誠既
露俄遂便安臣志獲宣天慈何報臣中謝臣涉道素
淺立身最孤早由睿哲之知薦更繁劇之任頃升近
弼思副上心以道直前雖危不避竭肝膂以論事犯
雷霆而進忠未酬天地之恩已掇風波之議尚蒙聖
渥俾守善藩忽此就遷實隆倚任臣以本朝盛德優
禮近臣多處京輔之間以存國體之重而又子有疾

海文正公集卷之四
三十一
恙日常憂虞復困道塗仍遠醫藥遂至再三之瀆庶
通萬一之情伏蒙皇帝陛下曲軫洪私特回中旨許
留舊治免涉長川蓋推體貌之恩曷副照臨之意敢
不拳拳民政戰戰官箴誓堅介石之心仰答高穹之
造臣無任 云云

杭州謝上表

臣某言昨奉敕就差知杭州軍州事已到任禮上訖
江海上游東南巨屏所寄至重爲榮極深臣中謝竊
念臣生稟迂疎親逢明盛居常苦節動必危言踐揚

諫諍之曹傾盡諮詢之地至於往司戎事屬當元帥
之權入奉聖謨爰廁大臣之列有致君之素志乏代
天之懿功魏相之數陳便宜頗蒙納用汲黯之多犯
顏色敢憚見疎雖遼隔於明天亦存分於善壤共理
吳會之域奉揚唐虞之風跡雖遠而獲安年已高而
就逸此蓋皇帝陛下天施廣育海務兼包寵優舊臣
恩全晚歲臣敢不抱公忠之節始終弗回體旰昃之
憂遠邇咸一又茲方面副于宸心臣無任 云云

謝賜鳳茶表

臣某言入內西頭供奉官麥知微至傳宣旨撫問臣
并賜臣鳳茶一合者久離帝右曷測天衷異恩一臨
群疑盡決臣中謝竊念臣至誠許國孤立事君屢觸
雷霆之威數蹈風波之險一心自信三黜寧逃方安
江海之情敢覬雲天之問伏蒙皇帝陛下仁存舊物
澤被遠臣聖訓丁寧皇慈委曲念犬馬之微志錫龍
鳳之上珍馨掩靈芝之味滋甘醴濯五神之精爽祛百
疾之冥煩允彰仁壽之恩特出聖神之眷謹當餌爲
良藥飲代凝冰思苦口以進言勵清心而守道上酬

君父勞質神明臣無任 云云

謝轉禮部侍郎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尚書禮部侍郎依前充職
者渙渥自天震惶無地循墻弗獲致寇是虞臣中謝
伏念臣布素寒姿斗筭微器初縻下士之祿忽塵上
聖之知歷升近班嘗預大政深自感激詎爲因循仰
祖宗之謀請行故事懷社稷之計動發危言雖欲必
盡其心奚能久安於位遽彰無狀誠合有誅而聖意
始終天慈曠蕩尚寘名於祕殿復蒙幸於善藩大拙

云藏人言用息莫聞課最敢覲龍光伏蒙皇帝陛下
雷霆霽威日月還照未忘圖舊不次推恩擢登宗伯
之曹上應文昌之緯職命如故爵數甚隆徒執讓以
弗諧止服榮而爲懼臣敢不夕惕三省寅恭一心進
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上酬聖
遇用竭愚衷臣無任 云云

乞召杜衍等備明堂老更表

臣某言伏覩朝廷行明堂宗祀之禮誕告天下臣守
任遠方不獲榮觀大慶思有補益輒茲狂易臣中謝

臣聞易曰大觀在上言天下所觀在國家之爲也自
古國家興行風教使天下觀之必先乎廟周人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以示天下尊親之道漢顯宗
永平二年春正月祀光武於明堂其年冬十月養三
老五更於辟雍三老五更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前
史紀之爲令王之盛節伏惟皇帝陛下稽古奉先行
明堂大禮尊奉三聖配帝而饗普天率土咸知舞抃
至於三老五更之典最爲盛德宜可兼而行之如前
兩府老臣惟太子太保杜衍太子少傅任布在焉衍

直清忠藎勤勞弼亮布廉潔不渝止足知退皆可備
 三老五更之選儻朝廷以禮大數煩難於並舉亦可
 召至俾陪觀大禮及覃慶之際特加恩獎是亦兼行
 養老之典也臣又覩工部侍郎致仕郎簡執節清素
 處心雅尚優游泉石樂於吟咏今八十三歲精明不
 衰月俸之餘不治生業此則臣所目見之也而歸老
 一餘年不曾遷改亦無錫賜况天下似此近上老臣
 甚少不難旌獎如郎簡則去京遙遠難行召命可遙
 均三老五更之慶伏望聖慈稽考舊章特加恩禮自

餘致仕官亦乞朝廷別賜推恩寔當尊親之朝兼行
 養老之典足以表大禮之盛彰上聖之仁與天下之
 孝悌光播紳之耆舊史官書之為陛下之至德曄曄
 于千古千冒天威臣無任大願戰汗

云云

青州謝上表

臣某言奉敕就差臣知青州充青淄等州軍安撫使
 已到任交割勾當者海岱之區地望攸重岳牧之任
 邦選甚隆拜命以還戴榮而懼臣其中謝竊念臣賦
 才寡薄抱節孤危會遇不倫進擢無狀發言多忤非

輕去明主之恩觸事爲憂所重在太平之業涓塵未
補覆載何酬尙玷鴻私屢加優寄漸茲衰朽期以退
藏伏蒙皇帝陛下天量庇全聖衷收采改此劇藩之
守謹諸連帥之權臣敢不逾勵夙宵虔分旰昃體九
重之深造安千里之舍生上副聖求少圖忠効臣無
任云云

遺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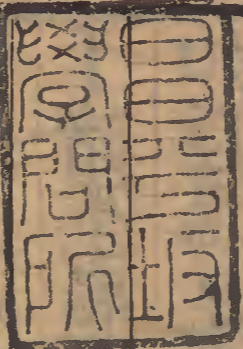
臣聞生必盡忠乃臣節之常守沒猶有戀蓋主恩之
難忘輒忍須臾之期少舒迫切之懇痛靡自覺辭皆

不倫伏念臣生而遂孤少乃從學游心儒術決知聖
道之可行結綬仕塗不信賤官之能屈纔脫中銓之
冗遽參麗正之榮耻爲倖人竊論國體昨自明肅厭
代之後陛下奮權之初首承德音占預諫列念昔執
卷惟虞無位之可行況今得君安敢惜身而少避間
斥江湖之遠旋塵侍從之班大忤貴權幾成廢放屬
羌臣之負險顧將列以難裁乃副帥權仍峻使任亦
嘗周旋戰備指目地形力援定川之師始期遇敵誓
復橫山之壤亟逼講和雖微必取之功多弭未然之

患預中樞之密勿曾不獲辭叅大政之幾微益難勝責自念驟膺於寵遇固當勉副於倚毗然而事久弊則人憚於更張功未驗則俗稱於迂闊以進賢援能爲樹黨以敦本抑末爲近名泊忝二華之行愈增百種之謗上繫天聽終辨衆纒因懇避於鈞衡爰就班於符竹一違近署五易名城雖聖恩曲示於便安奈神道常惡其盈滿請麾上穎蓋遭拙疾之未平息鞍東徐益覺靈醫之不効唯積疢之見困非晚歲之能支神不在形氣將去幹冥冥幽壤倏爲長往之期穆

穆清光永絕再瞻之望肝膽摧落精魄飛揚然臣起于諸生歷此華貫雨露澤於數世圭組煥於一門有如臣焉足爲榮矣當瞑目以無憾尙貪生而有云蓋念所惜者盛時所眷者明主雖性命之際已能自通然君臣之間豈易忘報但無怛化以竭遺忠敢憚陳於緒言庶無負於沒齒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於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倖制治於未亂納民於大中如此則不獨微臣甘從於異物庶令率

土永寢於淳風言逐涕零命隨疏殞臣無任惶懼戰
惕之至



范文正公集卷之四終

